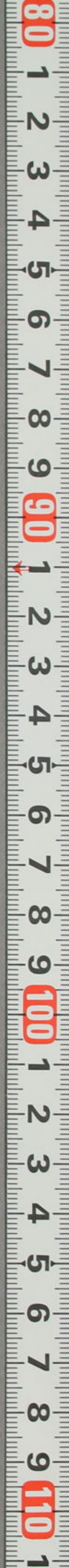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廿二

□ 12
2960
11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昭公盡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當雪而雹故以夏楚子為災而書之

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

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始合諸侯 楚人執徐

子 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

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

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執齊慶封殺之 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稱齊

遂滅賴九月取鄆 鄆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冬十有二月

乙卯叔孫豹卒

三傳 卷二十一 昭公 下夷而魯句賣

口 12
號 2980
卷 11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出遂止

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

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鄭誅椒舉致命曰寡君

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

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

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闕使舉請聞君若苟無四方之虞

虞度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以威諸侯晉侯欲

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

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

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

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

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

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

難多募殺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

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

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荆山在新

城在河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

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

三不殆一國險多馬多難

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

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

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

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

里克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鄭事在僖九年衛

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信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

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

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

以與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

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

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

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小不能遠圖其大夫多求貪也

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

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

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

魯衛曹邾平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

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

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

不可逞快也求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為下會大雨

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北陸朝覲而出之謂夏

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其

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

有事於冰故祭其神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

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命婦大祭寒而藏之享司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

冰室非始開公始用之公先用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

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山

人取之縣人傳之縣人遂屬與人納之隸人藏之

與隸皆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順春風其

賤官寒而堅

左傳卷三十一

藏之也周周密山也其用之也徧及老則冬無愆陽愆過

也謂夏無伏陰伏陰謂春無淒風淒寒也秋無苦雨苦惡

霖雨為三人雷出不震震霆也無雷霜雹癘疾不降癘惡

氣也民不夭札夭短折為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

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

震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電之為苗誰能禦之七月之卒

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幽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

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夏諸侯

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

侯辭以疾如子產言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

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

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

諸侯於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周武

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鄠宮之朝鄠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穆有塗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

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十八年君其何用

宋向戌鄭公孫僑拒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

選擇所用

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

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

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

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歸故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

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子之過卒事不

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

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

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

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徐子吳出

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

侈自奢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啟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

桓晉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

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

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皆中嶽

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

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

而復諫也復不遇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

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

興為十二年楚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

鄭伯先歸經所以更敘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使屈申圍

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

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將戮慶封

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入慶封唯逆命是以

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播於諸

侯焉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

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

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盟諸侯王使

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

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

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

王從之從舉遷賴於鄢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

鬪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申

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

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王心不違民其居乎

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

也九月取鄆言易也苦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

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不書

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

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

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國人謗之謗毀

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蠶尾謂子產重賦

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

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為善者不

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詩

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子產自以為權吾

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君子作

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

可久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

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晉政不率法

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冬

吳伐楚人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節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

有櫟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於

夏洧夏洧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箴尹宜咎

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遠啓彊城巢然丹城州

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

師彭生楚大夫罷關韋龜城賴之師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

六年辟僑如之難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

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

姓卿姜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穆子顧而見人

黑而上僂上僂肩僂深目而猥喙口象號之曰牛助余

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且曰志之志識也

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宣伯

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

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已則有今日之願蓋念言魯人召

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所宿

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對曰余子

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牛五歲召而見之則所

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

女生曰姓謂也

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為政為家公

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

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

丙仲田於丘猶丘猶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

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已孟不肯叔孫為孟鐘曰爾

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豕豬血既

具饗禮具饗禮使豎牛請曰請饗入弗謁謁請也出命之曰

詐命詐命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

姜也客謂姜也客謂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諸外

公孫明公孫明

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書

公御士各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賜玉使牛入示之示

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如何叔

孫曰何為惟牛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

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

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

怒欲使杜怒欲使杜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

蓋杜洩力不能蓋杜洩力不能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

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

見仲ハハ南公見号
叔孫命ヲ許ラ仲主環
ヲ佩シケル

饋食物ナリ个ハヒサシナク
膳部ナク退ラセシメタリ

示若叔孫已三日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絕糧

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姑也公使杜洩葬叔孫

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

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也杜洩將以路葬且盡

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

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

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夫子受

命於朝而聘于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勲而賜

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君自乘君不敢

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

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

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

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

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

屈申書各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

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傳不書冬各未同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甲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

稱右師叔孫氏則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

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各

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氏盡征之無所入叔孫氏

臣其子弟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

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子各一皆

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以書使杜洩

告於殯告叔孫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

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

之衢皆在襄受其書而投之投擲帥士而哭之痛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

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季孫命杜洩命使從

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

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

既葬而行善杜洩仲至自齊聞喪季孫欲立之南

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

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仲攻

王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官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

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

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又

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

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

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已為功勞據其所

言善之時魯人不下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

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

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

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艮下坤上謙明之謙夷初九變為謙

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行出而歸為子祀

奉祭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

自夷傷也日之數十甲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

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日為卿雞鳴為士

夜半為卑人定為與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

日上其中日中盛明食日為二公旦日為三卿明

故以當王位

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融明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

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上豹

為卿故知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飛行故曰于飛

謙日光不足故當鳥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未

融於鳥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

在明傷之世居謙下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

在又非食時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

敗離艮合於人為言艮為言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

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

主人有言言而純離為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為牛世

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焚山則離勝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

謙不足飛不翔謙不足飛不翔謙道冲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

不遠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下故曰其為子

後乎不遠翔故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

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致之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

乃殺之造生以屈生為莫敖建子使與令尹子蕩

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

皆鄭地汜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

汜菟氏

皆鄭地

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

汜菟氏

皆鄭地

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

邢丘傳言楚強諸侯畏敬其使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

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

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

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

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郕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

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

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

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

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夫政叔齊以此

諷諫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

勞諸索氏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

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

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

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也

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

王傳

卷三十一

十四

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雖汰侈若我

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

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

為閹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

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

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

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信享頰有璋享

也頰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

巡功天子巡守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

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殽有殽鼎熟食為殽

殷勤入有郊勞實至逆勞出有贈賄去則贈之禮

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

城濮之役在僖二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

始於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在成十自鄆以

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和也是以楚

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

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

可也謂有賢人以敵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

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也求昏而薦女也

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

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

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羊舌

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幣輔躒苗賁

皇皆諸侯之選也凡人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

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箕襄邢

帶二人韓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皆大家也韓賦

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

伯華叔向叔魚伯華叔向叔魚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

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長轂

九百也長轂戎車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

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中行

伯魏舒帥之伯中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

姻之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

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

無辱謝遠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

使群臣往遺之舍內言
使使之群臣往遺之
禽獲也謂敗也

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鄭

各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於子

尾氏自為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

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莒人愬于晉想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

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

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聞而以師

討焉間暇也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

卒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

發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

之役役在四年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會楚越大

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吳師出遠啓

疆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盧江舒縣

有鵠尾渚楚子以駟至於羅汭駟傳也羅水各吳子使其弟蹇

由犒師勞犒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

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

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

將以釁鼓殺敵也
血塗與軍鼓也

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

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

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

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

其可以息師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

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

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城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

乃弗殺乃在邲

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師

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皆楚界

吳不可入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是行

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

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

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葬秦景公夏

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

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秋九月大雪楚遠罷帥師伐吳冬

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晉取其母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夫送葬之禮三月鄭人鑄刑書

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

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

之有爭心也

是故閑之以義

之以信奉之以仁

制為祿位以勸其從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聳之以行

之以敬

哲之上明察之官

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

不忌於上

幸以成之

亂政而作禹刑

亂政而作湯刑

亂政而作九刑

並有必心民之所犯必正與法同伊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與上爭罪之心說爭謂爭利耳

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

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

代之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

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又曰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如是何

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

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

豐賄賂竝行終于之世鄭其敗乎胙聞之國將亡

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

也僑不才不能及于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

忘大惠以見箴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

昏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火如

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夏季孫宿

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年夷邑不見詩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

之數多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

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

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韓宣子曰寡

君以為驩也以加禮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况

火未出三月大火星未
昏見ハハルヲ去
藏爭辟李季火ヲ出
時刑書ヲ鑄リ火ヲ内
ルヲカス

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賜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

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之貨好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

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柳聞之

乃坎用牲埋書許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

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

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比亥合

欲得合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合聞

比欲納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左師曰

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

女何有言人亦不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

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六

月丙戌鄭災終七文伯之言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

報前年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

相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相鄭地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

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見子皮

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

叔以馬二匹降殺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犯種不樵

樹不采蓺也蓺種不抽屋不強何誓曰有犯命者君

於人何有言所厚者
薄無所不薄宜何有
於他人城壞則審
母獨斯是城壞則審
離皆壞獨居則親戚
判之可畏者必至矣

不采不蓺
種種採採
不抽屋不
強何誓曰
有犯命者
君

子廢小人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舍不為暴主

不恩賔也恩患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疾及晉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公子棄

正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

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

寧以善人為則無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

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秋九月

大雪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

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遠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

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廡尹棄疾棄疾吳之

父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以敗告故不書冬叔

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為吳所敗十一月齊侯如晉請

伐北燕也告盟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句晉大夫相

納簡公簡公北燕伯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

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明

為介得敬逆

來者之禮

晉侯許之

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

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年暨齊平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

不重言燕從可知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泣盟無傳公將遠適

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

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號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

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略之反從求

子如晏癸巳齊侯次于號號燕燕人行成曰敝邑

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壘玉櫝之屬

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皙齊大夫二月戊

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與齊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芋尹

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

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無宇之闖入焉有罪

古入章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

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遇其無宇

辭曰天子經畧經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

左傳卷五

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

臣也毛草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人有十等王至下

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

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

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

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

文王楚文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

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若從有

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

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

夫致死焉人欲致死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

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

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葬

靈王遂赦之赦無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

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大宰遠啓彊曰臣能得魯

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

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

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

公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

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序相

授於今四主矣四五共康郊嘉惠未至唯襄公之

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

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趾足寵靈楚國以信蜀

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

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

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我之期寡君將承

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講問也公將往夢襄

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

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

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

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

梁鄭城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獲及楚不能

答郊勞能為下僖于病不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

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

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曰

在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魯受其餘禍其大也其

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

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政之

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也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二而已二曰擇人擇賢二曰

因民因民所利三日從時順四時之所務晉人來治杞田

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

本杞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

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餅汲者偷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

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

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

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

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候晉閒隙可取之吾與

子桃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

挈餅餅及水也言雖有挈餅之小言誠為人所守此及君尚不肯以假人為守守禮當如此

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

萊柞二山乃遷于桃謝息也晉人為杞取成不書非公命楚子

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鬣也欲先夸魯侯好以大

屈宴好之賜大屈名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

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

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慎

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鄭子

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

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

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

羽山在東海視其縣西南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

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為

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韓子

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閒間差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

莒所貢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孫三年

晉以州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

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

長鬣鬣楚之人少鬣鬣長鬣者相祀也

以聞於君以歸曰不聞于晉君也

疆場之區由疆場之事而有煩也

左傳 卷三

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宣子辭于產曰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

重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

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

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

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傳

子產貞而不諫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

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樂大心宋大夫原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

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

月在前或夢伯有介而行也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

也駟帶助子哲殺伯有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

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也襄十

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子大叔問其故子產

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

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

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惑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

不媚不信說而後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

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

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也用物

精多則魂魄強物權也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

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

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

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

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

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子

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因以酒故馬師氏與子皮氏

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穎出奔公孫鉏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

族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罕朔殺罕魋魋子罕

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子產曰

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

夫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

其用物也弘言其用權者則甚弘大地

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獲馬師職

戾而逃唯執政所賞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

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產故使降一等

不以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

事晉為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

孫林父其地戚也故諸侯貳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詩小

雅鷓鴣也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又曰死喪之威兄

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

弔弔不相恤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新嗣

也君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

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

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

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

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余敢忘高圍亞圍圍

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

能相禮不能相儀蒼郊勞以此為已病乃講學之講習也苟能禮者

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

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

非作為和一

左傳 卷三

三十一

孔丘僖子卒時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

丘年三十五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

六代祖孔父嘉為宋及正考父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

督所殺其子奔魯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

弗父何佐戴武宣宋君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

之曾孫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

而俯俯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亦莫余敢侮其

如是人亦饋於是饋於是以餽余口於是鼎中為

不敢侮之饋於是饋於是以餽余口於是鼎中為

屬言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仲武曰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

考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必屬說與何

思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而學禮焉

以定其位知禮則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

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

詩小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棄親用鞮獻公

士單靖公之子頃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

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

謂伯瑕伯瑕士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

皆卒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民心不壹政教事

伯瑕之言也

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

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其

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

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

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宜姜嬖人嬀始生子孟縶

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孟縶也元孟縶余夢時元

未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孟縶子史朝亦生

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

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也協合晉韓宣子為

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

之足不良弱行也跛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

衛國主其社稷今著遇屯三三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

立縶尚克嘉之嘉善遇屯三三之比三三坤下坎上比屯

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成屯元亨

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

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

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嗣吉何建

建非嗣也

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

二卦皆云

謂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

子其建之康叔命之

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

外傳云大誓曰

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祿戎商必克此武王辭

弱足者居

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

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

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孟跛利居元吉利建

故孔成子立靈公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靈公元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

昭公盡十二年

八年春陳后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以首惡從殺例故稱

弟又稱世子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

叔弓

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稱行人明非行人罪陳公

子畱出奔鄭

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秋蒐于紅

革車千乘不言大夫者

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與招

共殺偃師書名罪之

大雩

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

陳

不稱將帥不以告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無傳復稱

公子兄

殺陳孔奐

無傳招之黨楚殺之

葬陳哀公

魯人袁克葬之魯往

會女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

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焉不

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曰作事不時

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

力彫盡彫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虎祁地名在絳

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

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

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言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

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

之謂乎哿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有微自取安

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諛故以此巧言如

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

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為十

侯彪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天子偃師元妃嫡二

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癘疾三月甲

一說此即鄉音石矣非

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

四月辛亥哀公縊憂志自殺經于徵師赴于楚徵于

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

楚人執而殺之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

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

師殺之罪不狂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叔弓如晉

賀虎祁也賀官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

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可弔也而

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

實賀言諸侯畏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

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邪

言千乘明大蒐且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

其室子旗樂施也欲并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八月

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二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

弟鑄也子車頃皆來奔不書而立子良氏之宰子

公之孫捷也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而相

吾室欲兼我也兼并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

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

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

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請命問桓子

對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

授甲無字請從無字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

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為之其若先

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

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行服

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樂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

望子旗惠及已遂和之如初和樂高陳公子招歸罪於公

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

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與嬖袁克

殺馬毀玉以葬與衆也表克嬖人之貴楚人將殺

之請寘之置馬既又請私私盡君私於幄幄帳也加經於

顙而逃幄帳也逃不使穿封戌為陳公戌楚大夫

使戌為曰城麋之役不諳城麋役在襄二十六年與靈王爭皇顛侍

飲酒於玉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

辟寡人乎及此謂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

殺馬毀玉馬陳候以殺馬王陳候行風王故殺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

禮以息楚息寧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

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

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

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

也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

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

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興序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

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嬌封諸陳紹舜後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

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以事往非行會禮許遷于夷

許畏鄭欲遷故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

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秋仲孫矍如齊

冬築郎囿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

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二月庚申楚公

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左傳卷五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許伍舉授許男田然

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

父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

人實其處傳言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

也閻嘉晉晉梁丙張遼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曰我自夏以后

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駘在

岐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

東土也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

亳吾北土也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吾何邇封之有邇近也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為後世廢隊兄弟之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二

先王居檮杌于四裔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

故允姓之姦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

伯父惠公歸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

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危瓜州今敦煌

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

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

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

戎制之不亦難乎後獲修封疆殖五穀以畜牧伯父圖之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

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投本

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

無所可責晉率陰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

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也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

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

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

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德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

綏送死衣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

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

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

對曰陳水屬也陳顛頊之後火水妃也火畏水故

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今火出而火

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逐楚而建陳

也水得妃而與陳與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合

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歲五及鶉

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

裂冠毀冕猶衣服周禮冠冕今亦周是裂其冠毀其冕也

火水妃也亦相畏亦相助此以相助為言

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其自大梁

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

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

故五及鶉火火盛木衰 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 殯于絳未葬晉侯

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

尊酌酒請為 之許之公許 而遂酌以飲工樂師 曰女為君耳

將司聰也樂所以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

樂以乙卯亡故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

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

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 又飲外嬖嬖叔

而作樂

外都大夫 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 服以旌

禮旌表 禮以行事事政 事有其物物類 物有其容

容貌 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 而

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

志氣和則 志以定言在言為志 言以出令臣實司

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君者失官不聰

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

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

下軍代父也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與齊

說自解說

衣服精粗ハ口四ヲ表ス
ノタト云フ

禮意久曠今脩盛聘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

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焉用速成其以

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者酒好內以取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纁帥師伐莒皆卿故

晉葬晉平公三月而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同盟也無

冬史闕文

維道維即四維之維二十人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

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

項之虛歲歲星也顛項姜氏任氏實守其地

薛姓齊薛二國居其維晉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

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

嫁女妖星在婺女齊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

八宿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

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吾是以譏之

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且卒皆出惠公信內多怨

侯彪齊惠樂高氏皆耆酒

左傳

卷三十一

九

人言故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夏有告陳桓子

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

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遂見文子

鮑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良則皆將飲酒桓

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

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

公陳鮑焉往欲以公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晏平

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

欒高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助欒高

註作

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

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鈔率吉請斷三

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鈔公旗五月庚辰

戰于稷稷祀后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國人追

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陳

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

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

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濫利生孽濫畜也孽姑使

無濫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

斷之大夫旗齊較
斷三尺使齊較也

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

器用從者之衣履私具不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

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而與

孫捷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

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已邑分之二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

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

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公與桓子莒之旁

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

傳言陳氏所以與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鄭莒邑取郟不書公見討於平

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佻之謂甚

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戊子晉平公卒

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

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

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

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

左傳

卷三十一

十一

將不行一說行猶為也
不行謂不得行見新君
之禮也

斬焉一說縣子曰三年喪
知斬謂哀痛之深如斬絕
也此說斬焉連說猶言斬
然也

禮記卷之三十一

見新君之費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

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八用不行必盡用之得不

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

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

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而禮畢

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

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

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

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

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

敗度縱敗禮書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

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昭子至

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良昭子語諸大夫

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

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

在公宮被疾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

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

也喪夫入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入

禮記卷之三十一

廿二

熾炭于也寺人柳熾炭于元公之喪位以温地也

謂于尾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

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已身以喻高疆身自取此禍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

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及喪柳熾炭于

位以温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

常曰人于不也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

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弑父而

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

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大蒐于比蒲仲孫

纘會邾子盟于稷祥地闕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

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

愁厥愁地闕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冬十有一月

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事行故

傳具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

萇弘周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

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弗過

此矣言蔡凶不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

左傳卷三十一

左傳卷三十一

而享大利，所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

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

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

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

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

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

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

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弑父而立。而不能

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

克然？在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

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

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

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

身。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

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

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

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

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棄捐，故言無拯。五月，齊

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

祿祥脩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遂奔僖

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盟于清丘之社曰有

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遠氏之造造副倅也遠氏

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反自祿祥宿于遠

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

敬叔字養也似雙生楚師在蔡向四月晉荀吳謂韓宣子

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也物事晉之不

無視一說物狂也言不恤亡國之患故使物情不附

善一龜通作飲食之類即補助中饋之義

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

會于厥憇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

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

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楚必亡矣且喪

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

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晉人

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單子會韓宣子于

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

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衿帶

有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

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

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而

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

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無守氣矣此

年冬單子卒起本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

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

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

祖考所歸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

蒐謂蒐也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

忘君也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忘君君不

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一月

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大子蔡侯廬之父申無

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

王必悔之悔為暴虐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楚子城

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使棄疾為蔡公

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

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

五大一說五大謂天子母弟
貴重公孫子公孫男也世正
又說五大五細大松奉家
官而言曰曰五官或曰六
官其曰一夫要不可曰言
五官之長總統在度而
任使分職者在也

不立子元鄭公于莊公寘于元於櫟相十五年厲
不安位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
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

在莊三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

之五官支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
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
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
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

居朝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

襄十九年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

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宋蕭毫實殺子游

在莊十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

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寧殖邑戚孫林父邑若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尾大不掉君所

知也為十二年陳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

出奔齊高偃高偃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二月壬

申鄭伯嘉卒五同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公如

晉至河乃復晉人以苦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楚

殺其大夫成熊傳在葬簡公秋七月冬十月公子

慙出奔齊書名謀楚子伐徐不書圍以晉伐鮮虞

不書將帥
史闕文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

言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

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

以立而無庸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

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

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

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崩崩下弗

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

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

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

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公享之為賦蓼

蕭弗知又不答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今樂與華定燕語也

又曰既見君子為寵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

和鸞雍雍萬福攸同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言欲與賓同福祿也

也寵光之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

何以狂為二十一年華定出奔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

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亦欲朝至河乃復取郟之役在

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公子愁遂如晉愁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晉侯享

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

晉人詐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

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

坻淮水名坻山各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

此與君代興代更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曰

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言

壺中不足為雋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穆

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公孫僂趨進曰日旰君勤可

以出矣以齊侯出僂齊大夫傳楚子謂成虎若敖

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闞氏同出于若敖宣四年闞椒作亂今楚子

信譖而託討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

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解經所六月葬

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亭明既葬晉荀吳偽會齊師

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

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肥白狄也

緜臯其君各鉅鹿下曲陽縣西周原伯綏虐其輿

臣使曹逃原伯綏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

輿人逐綏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綏弟綏奔郊郊周邑甘簡

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

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

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鮒鮒平公丁酉

殺獻大子之傅庾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于

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

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襄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

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愨吾出季氏而

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昧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為公

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

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

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及平

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

為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曰三命踰

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命平子曰然故使昭子

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

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若

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昭子朝而命吏曰姑

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季孫懼而歸罪於叔

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

從公如晉愁子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于仲還

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

郊解經所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

歎鄉人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憂患湫

貌之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

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言今有此大南蒯拔

筮之不指其事遇坤坤下坤之比坤下

比坤六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為大吉也示于服

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

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

能溢所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上安正故曰黃裳

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

黃中之色一說黃之為色水
白不黑不青不赤故為中央
之色耳非土色之謂

忠不得其色言非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事不善

不得其極失中外內倡和為忠不相率事以信為

共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非此三者弗

當非忠信善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

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中美能黃上美

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猶有闕也筮

雖吉未也有闕謂將適費飲鄉人酒南蒯自其鄉

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蒯在費欲為

非宜也杞世杞生於圃非宜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去

生之杞南蒯在費欲為杞如杞生於圃非宜也

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親也已乎已乎非吾黨

之士乎已乎已乎言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欲

自解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

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楚子狩

于州來狩冬次于潁尾潁水之尾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蹕尹午陵尹喜師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

國故圍之以偏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以為之援雨

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翠被以翠羽豹舄以豹

履執鞭以出執鞭以僕析父從楚大右尹子革夕

子華、鄭丹
多莫見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與之語曰昔

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大公之子王孫牟衛康叔子

康伯康唐叔之子燮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康王之子四

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

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

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在新城示鄉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

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

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齊王舅也成王母齊晉

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

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

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

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

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不羹又

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

圭以為鍼秘鍼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王

九丘、九聚也。九州所有土地所生財，九所宜，百聚此書。

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

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

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

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

祭公，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是以

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見篡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

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

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

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方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深感子革之言，我欲自克。

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

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

役也。」肥，役在。此，年。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

好也

聖王若此則其德足以化民而天下歸之矣

中丞曰古之君子其志也公而己也其善也

不食其言不取其利不歸自功以及天德

其言也其行也其德也其功也其利也其善也

其德也其功也其利也其善也

其德也其功也其利也其善也

其德也其功也其利也其善也

